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六十七 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九十六集部

懷麓堂集卷六十七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七

記

新修平陽府城記

平陽城國朝洪武三年都督馮公某所建也歷百有餘年日益圮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公紳詢于布按二

司曰是不可不修也於是檄知府杜君忠領廠事通判王鐸身董治之會物爲費計直受傭丈累尺積刻日而卒肇工於庚申之春迄辛酉之冬而成凡爲城四面周袤二十里面各一門門各爲樓一四隅樓亦各一而差小門又各爲二廂共五十有六楹爲鋪舍九十有六門之馬道八十有九丈城之上有垣爲丈五百九十有六惟東一面則衛指揮張璿錢清所修而鐸之功實居其三皆因舊爲新增卑爲崇拓隘爲閎土石山積畚鍤雲

布及其成而覩之嶄然而高截乎其方堅厚嚴縝卓為巨麗回視曩昔若未始有者而吏忘其勤民不知勞君子謂是役者役之善者也按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實堯之都晉地道記云堯城在焉說文括地志又稱陶丘濮州皆有堯城去古既遠未知孰是而平陽之說為近然戰守版築之事二典所不書而茅茨土階見諸傳記則雖宮闕有所不暇於城何有博物志以城為禹所作平成之後武衛之畜理或有之堯之地或以都邑故名之

曰城亦未可知也世世殊勢異不得已於外攘設險守國之義至周大備散見於易詩春秋禮記之間者不絕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為國也論者乃謂在德不在險故城郭不修猶以為非國之災然則恃此以為治者亦末矣今天下藩府頗多城郭而西北尤備平陽被山帶河背負關陜戍衛所在餽運所集城之制尤所不可闕為有司者遭際承平狃於無事坐視廢墜不加之意而顧以勞民為解或不能說以使民而以無益之事勞之其視

此豈不遠哉於此見廵撫之善令藩憲之美政良有司之各舉其職也且平陽之民舊稱勤儉服勞温恭克讓有堯之遺風推是以往富而教之則凡利用厚生之功親上死長之效將無不至不止乎守内攘外之具已惟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事事而舉時時而繼然後可以言治是役之難亦豈非後來者之責哉通判君以書來請紀歳月因具述其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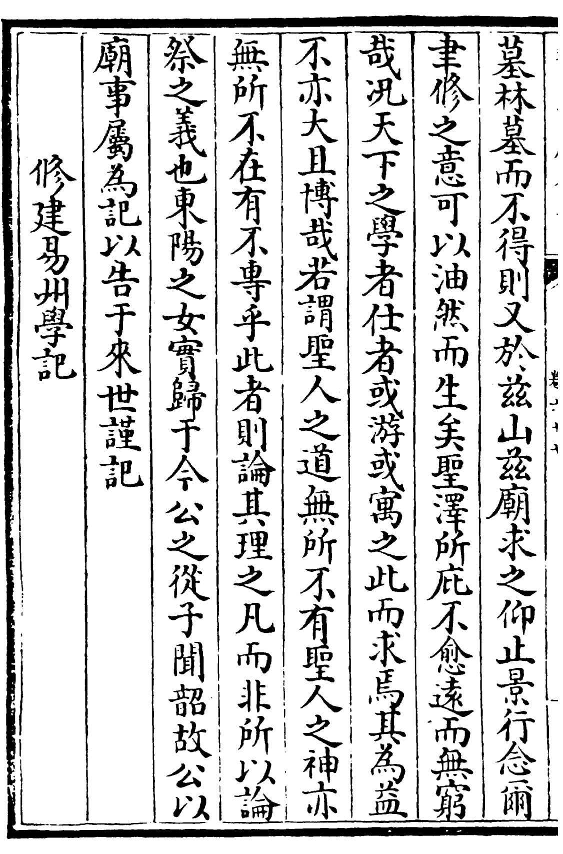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尼山在今兖州之鄒縣去曲阜闕里宣聖廟六十餘里峙為五峰其中峰則宣聖所取以為字與名者也五代周顯德間魯守趙某始建聖廟宋慶歷間文宣公宗愿修而復廢元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請復之後至元間乃建廟置書院季世兵燬無復存者國朝永樂戊戌衍聖公彦縉以私財修之歲久皆壞弘治己未今衍聖公弘泰復議修之巡撫右副都御史何公鑑曰此有司之事吾徒之責也乃以屬知府龔君弘會財庀工規畫綜治

既精既密廓大成殿為間五為寢殿亦如之增啓聖王後殿修泗水侯沂國公及毓聖侯諸殿又增書院為後堂及左右廡其為間各若干以及庖庫亭井之類皆備凡為殿與院各為門垣以相限别而為大門一以通出入總名之曰尼山宣聖廟者從其重也竊惟天地之氣絪緼變化為人為物天主生地主成時運歲月屬乎天山川土壤麗乎地時與地各異而所以為人物者不同人得氣之靈聖人又得其最靈者故於時與地皆不可

以常得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後一見又自文王至于宣聖亦然夫以二帝三王間世迭出道之廢也旋相為興及周以後天將憫聖治之不復見也宣聖之生於此固宜吾宣聖者雖不得位然修道立教以貽萬世乃古帝王之所不及是固元氣醖結之深且久亦獨非鍾萃孕育之厚有以致之然乎魯以周公所封遺風善教為諸國望其山之大者為岱宗尼山者岱之支而秀者也宣聖之出於此亦宜然則顏

氏之禱載諸史傳徵諸名字葢亦有之而非待此而生也宣聖之道徧天下及後世故凡衣被光澤者皆祀而報之上自朝廷下至州縣著為恒典而闕里林廟則以嗣衍聖公主其事尼山之廟以二月為生辰九月為忌日一歲再祭而山之神亦附祭焉夫魂氣之飛揚固非體魄歸復之比然因生遡原報本反始之舉有之而不敢廢茲廟之制誠不可以或弛也為孔氏後者覩聖人之音容而不可得則求之廟庭廟庭而不得則求之林



墓林墓而不得則又於茲山茲廟求之仰止景行念爾聿修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聖澤所庇不愈遠而無窮哉況天下之學者仕者或游或寓之此而求焉其為益不亦大且博哉若謂聖人之道無所不有聖人之神亦無所不在有不專乎此者則論其理之凡而非所以論祭之義也東陽之女實歸于今公之從子閒韶故公以廟事屬為記以告于來世謹記

修建易州學記

易州學之敝久矣弘治戊午新安戴侯敏來知州事始修建焉𦕈自下車以來覩于學之西南隅有道觀屹然而峙勢若相掩乃起而嘆曰吾不能而彼能之何心哉會風雨大作廟之椽瓦益壞不可支監察御史陳君玉提學畿郡以興教作人為已任檄諸有司嚴飭學舍侯意益决又值歲旱重煩民力取官之羸財而不足於是州之老長偕大夫士之家居者爭輦巨木助之肇工于庚申春三月聚粟于學召窶民數百輩食而傭之趨者

踵接既而邊報沓至軍需甚亟倥傯應答之暇不忘兹役迨秋九月而成其為制則遷舊廟于學堂之左為楹數倍高廣稱之東西廡為間三十六戟門之為間三外為泮池旁翼以庖庫南為靈星門若堂若齋及講室饌舍射圃諸制皆因舊為新宏敞壯麗恒制所不及約其費若不眥而綜理規畫各中其會故不勞而事集其速且大如此也嗟乎孔子稱性近而習遠自非上智未有不成於習者其所謂習又有時與地之異必久而後成焉

易州在古為慷慨悲歌之地歴漢及唐不過弓矢甲冑之區石晉以後陷于契丹宋雖暫復而逺在邊徼旋亦失之我國朝地在甸服王化所先被漸涵浸漬百有餘年世仁之澤不止乎勝殘去殺而已故章縫衿佩之士誦詩書而服禮義者彬彬其盛習之善於此固可徵也顧法久則玩學久則荒提撕警厲以成其習者必資乎教而所謂教必以明倫復性為本而誘掖導示之方禁治防遏之制皆不可闕然非有地以施之則亦無所用

其力者兹役也獨非良有司施教變習之地哉士之生得其時又得其地又得良有司者起而治之其不力去汙染勉加修治求成其習復其性以為天下用則誰之責也世之為教者每患於學之不成為學者則諉於教之未至予於兹役益嘉有司之賢而不能不厚望於士也某某上京師介州人請予記於是乎書

楚觀樓記

武昌譙樓在楚王府後布政司前數十武黄鵠山之上

宋元以來故址尚在負陰面陽得地之勝國朝洪武初既建以藩議弗恊未久而廢歴百餘年莫有復者弘治己未布政使徐公源朱公瓉謂鐘鼓無節則無以警衆出令乃請于今王國復其舊規制甚偉及徐公擢去今布政韓公鎬踵而成之撫按諸君實主其議知府某君某以下董其役會工命徒不亟不徐越三年辛酉某月而畢𣪠鼓既設厥聲孔揚晨昏蚤暮之候出作入息之節若令於一人會於一庭凭闌而眺南則武昌諸山左

右環列藩府雄峙壓閫分布北則大江西來沃野長衰
殿庭宮宇隱約于遥空逺漢間韓公乃名其樓曰楚觀
落成而燕客有在坐者舉觴而問曰樓之作凡為鼓設
也軍法以金鼓為耳旌旗為目彼鐘與鼓者皆耳之事
也而以觀名無乃弗類乎公曰古之樓以譙名者取譙
嶢之義以其高也後乃寘鐘鼓以為警備然其為制則
非特尚耳而目之義存焉蓋耳目之所在必虛空洞徹
四達不蔽而後能發使凡卑湫隘之區阨塞掩蔽之處

則雖鼕鼕鼟鼟鏜鞳日相尋而不絶其有聞焉者寡矣唐虞所謂明目達聦二者葢不可以偏廢故自漢京置鼓于樓以備警盜齊之李崇宋之張希顔皆以善政載在國史唐之李磎韋慶復為樓著記詞場文苑亦侈言之逮今後世自京師以達于天下未有能廢焉者也且鼓之為器本樂之類也顧名同而用異用之樓者非直以節出入閑内外所以號令政事皆於此乎助斯樓也固政之不可闕者乎今夫連山大江曠野空谷禽魚草樹風

雲月霧百凡之形狀不出几席而得之目睫固荆楚之大觀也聲之發於此者必能超塵壒而出烟霄凡有耳者皆得之以為提撕振厲之地葢一舉而二義闕焉若任耳而棄目非吾輩之所為計也客乃頷之而去退而詢諸湖之人皆稱韓公為政勤外精内博觀而廣聽葢欲振一方之治以紓九重南顧之憂因指斯樓而謂曰此其一事也客上京師謂予亦湖人則以告予予舊與韓公同朝方喜其為父兄宗族之福因憶曩時經過而

未有見者壯公所為記所由始寓而歸之俾近者刻之堅珉寘之樓以告後來若布政按察諸公皆能贊相先後以成嘉績而撫按之風裁并於是徵焉若府縣羣屬有事于斯役者彙而書之碑後

景州廟學重修記

監察御史陳君玉督學北畿檄諸郡縣以興教育才為事乃至廟學廨舍罔不注意比為予道焉景州馭之賢而及其廟學之勝既而景州訓導率其諸生以公務上

京師出所為圖請紀其事于石盍景為河間要地舊有學學有廟歲久敝陋存不過十二弘治丙辰馬君始知是州圖新其故顧公帑匱竭無能為計養民畜財三年而有成效曰可矣乃會材僦工拓地絫址構大成殿八楹左右廡各二十有一楹前為戟門門之東為神廚神庫為宰牲之所其楹各四西為致齋之所其楹八又前為靈星之門門東西為綽楔四又前為屏墻數丈以障行者總之屋以間計者七十有四馬廟之東為學門轉

而西至殿之後為泮池池有橋橋之後為堂曰泮宮其楹四又後為明倫之堂又為後堂楹皆如殿之數而差小堂之左右為肄業之齋會饌之堂楹皆如泮堂後堂之左右為號舍楹各視廡之半環而南為東西倉楹皆如齋之一又以其後之隙地為廨宇視號舍之楹幾倍學之東隙為射圃圃有亭曰觀德之亭楹亦如齋而差廣屋以間計者一百一十有七焉夫自唐虞設官以教冑子而天下化之學校之法至周乃備其間羣聖人者

皆以其道為治為教治衰則教亦隨之羣聖之道至孔子而明故天下舉其道而歸之孔子凡所為學皆孔子之道也因其道而報本反始於是祭之義生焉道在萬世則萬世祀之天下之學者不得徧祀羣聖而得祀孔子以及于萬世者其教存焉耳故學之有廟雖不待于禁令而莫之敢闕豈非秉彝好德之心無以異哉且祭起於學而所謂祭者亦學之所有事故自觀孚萃聚以至于升降作止之節必學而後能由是而推之生三事

一之義則定省甘旨以事其親冠裳職位以事乎君者皆於此焉得而況養志循理之孝致命盡節之忠又其所恃以為本者乎孔子亦謂郊禘之禮可以治國葢以此也若徒日誦月課以為功高拱長揖以為禮則為學之末務後世之通弊豈獨於祭然哉而況并此而失之者哉方今聖天子謁廟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而天下之賢有司者皆勉承之不怠畿郡之地教澤之所深被如是州者宜有所感發振厲以成真才著實用不徒

為觀美之具於此也願諸士子相與成之因次第其始末以為記

植本堂記

慈谿姚氏有堂曰植本堂葢自宋郡守嗣宗居越之雲樓四傳有曰榛者為鄉隱君子始遷慈谿構室于聮桂坊之右以居而斯堂作焉為是名者以示祖德垂世訓也又十有八傳而其堂猶存歴元至國朝前後閱百數十年而甲第簪紱之華不絶登斯堂而姚氏之文獻可

識也夫物以植名者必其本深而後末茂凡天下之植皆然矧人乎哉夫人本乎祖者又必植德樹業而後可傳父以傳之子子以傳之孫士有恒學農工商有定業各視其所植以有成為子孫者能保其所植而不廢葢亦鮮矣若越世出類不待植而自發者幾人哉姚氏以文學發于累代圖史之具弦誦之業自髫丱至于頒白少者壯壯者老其所研究而龍習之者皆是物也用是取科第登宦籍若灌而茂𥝧而穫然固子孫之盛且賢

而其始之植之者亦惡可忘哉故登斯堂而文獻之所自出者可遡而見也古者以堂構喻家國葢徵諸一再世之間已以為難况歷若干年而所謂堂者固存即其小可以徵其大然則姚氏之所當保者不獨斯堂而堂也亦其一也故以次第其世系官職及名堂之義為記

山行記

弘治癸亥冬十月予有事于申郎之園園在都城西五十里蘭山之麓丙申朏晨出郭沿官河北隄並西湖至

甕山圓靜寺憶昔所登喦菴者停肩輿緣石磴而上則
有平甃新構屋前後櫛比層波遠樹平田曠野已不復
見慨然感之乃遽去轉湖西入功德寺寺葢宣德間所
建甚弘敞後殿尢極精麗殿柱及藏經笥皆錐金錐金
者布金于地鬆緑其上以錐畫之為人物花鳥狀若繪
畫然又有刻絲觀音一軸縣于梁際刻絲者以絲刻為
畫非繡非織别為一法殿後有毘盧閣閣兩簷八角高
七八丈而已時予婿衍聖公孔聞韶知德聞予兹行乃

與偕南至玉泉亭宣廟所駐蹕處泉寒不可飲勺而翫之又至華嚴寺寺有洞五其下洞鑿為方室深可二三丈東壁有元耶律楚材詩刻尚存緣厓上數折徑僅容足約半里許至絶頂乃昔與楊都憲應寧所登有一僧結草為衣出洞揖客其西壁有予所題詩已為人滌去予笑曰吾詩固非紗籠中物也因憶予嘗數游實不知有上洞吾子兆先時為童從予游忽自上趨下云更有佳處自是始知之而今不可作黙然自傷者久之諸君

不識也旋降至下洞欲往香山日已昃知德輩還宿功
德予獨嚮西南可十五里歷重岡入杏子口至善應寺
宿馬丁酉擬登平坡山雨不絶僕隸皆畏莫敢進予決
策徑往出門而霽乘輿入雲霧左右顧澗水深不可測
數折始及寺寺乃元故刹宣德間修之改名圓通斬石
為址凡為殿五層最上有小殿極峻險前俯巨壑無涯
際僧言每日霽則見都城九門三殿皆隱隱可識真一
方奇觀予昔所未到幾為羣議所尼為之一快寺距中

園不數里既竣事日復昃不可歸乃循翠微山而北求所謂香山者再失道抵暮始至則知德輩已在若相迓然因共宿永安寺來青軒軒居山半俯瞰巖樹色青黃相雜僧曰山中授衣候惟視此耳戊戌徧觀寺宇中甃石為磴數十級級僅容趾勢甚峻予憶嘗經陟下且半進退不可幾若韓昌黎華山絶陘狀乃巡廊而上見其殿閣崇麗與平坡並峙出自北門緣厓二里許至洪光寺地益峻上有碑稱成化間太監鄭同所建凡費銀七

十萬兩因詢知香山爲正統間太監范弘所建視此尤倍其費當益多然不可紀也降而東北十餘里由華嚴山後經諸公王園入金山口復過功德不入折而北西登妙應寺凭欄望湖水如圓靜舊址而空闊過之東北行二十餘里又北至靜虛觀登土山山可百步高四三丈有樹數百風簌簌有聲髮盡豎不可久駐亟降至畏吾村墓舍少憩而還比抵家日又晡矣噫漢之五陵唐之曲江皆神州名勝地詞人墨客動侈言之西山爲本

朝勝槩予實京產顧限於官守不得時至自備員臺閣以來如茲遊者僅一見而已孤登獨眺固不若羣遊衆樂之為慊舞雩童冠非仕者所有事信宿之際為興已不齊則是行也誠不可以不紀詩五言十首彙錄于後共為卷

重建福州府學孔子廟記

本朝孔子廟徧天下然不特設設必于學葢自國學以至于州縣皆然若隆替舉廢則存其人視其所為政而

莫有同者焉福州府學舊有廟在學宫之西洪武初改僧寺為之制頗隘監察御史衛輝陳君玉來按其地既廟謁師師生環而瞻之曰是不可以不治乃謀于布按下府若縣發公帑聚財物命工役伐木鑿石治鐵陶瓦卜而將事殿以間計者增五之二廣以丈計者增十之二崇增六之一廡為間各十有一闢而廣之遷其所謂學舍者戟門靈星門崇廣皆有加易神厨于泮宫門之東其南為書樓以貯舊籍别置鄉賢名宦祠于戟門之

外以其地為庫貯俎豆金石諸器又絫甎為垣㽉以瓦墁以赤埴表裏鉅細秋毫非故物也於是廉陛高聳周阿嚴峻髹采煥發蔚為偉觀凡用金以兩計為二千八百工以日計為二萬一千而時以月計者九自壬戌之七月至癸亥之四月朔之七日釋奠于先聖而告成焉教諭某某輩曰是不可以不紀乃具書遣使以請于予夫孔子之道在人心無遠近古今之間故自家國達於天下無所往而不可當其講道杏壇轍環天下從之者

大抵多鄒魯之士也然天下之人苟暴不至陽虎惡不至桓魋未始不傾心焉葢閱二千年之久五服九州之遠非獨官署所在法制所當為凡有血氣有知覺其秉彝好德之心者皆然也顧其訓法在六經者或剽竊以為文辭或憑藉以取功名而所謂道若判不相涉則雖廟庭以為尊俎豆以為富徒以為具文觀美而止而亦何益哉且自科舉之法行士之用世者不能不假文辭以出然其所為用者舍是道其奚以哉閩自秦漢以來

未見史册唐常衮為觀察始用文學教之乃有登名進士如歐陽詹之徒者嘗考詹之遺文與韓昌黎所為叙述則詹固以文辭為功名者而止爾及宋道學之説興若楊龜山李延平諸先生皆能推尊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發明之後之見于道學傳者甚衆至有海濵鄒魯之稱焉福古閩地為今藩會每鄉薦多至數十人繇是掇倫魁躋華要者後先相望仁者之謂仁智者之謂智隨所見而建功立業以是道用于天下者亦有矣聖天

子師尊孔道治必由之闕里之廟聿新舊制天下固有

傒志而從好者而大藩首學適值其時是非興學弘化

之幾乎陳君嚮道崇教志圖作人曁藩臬之所規畫郡

縣之所服役可謂善乎其職矣命工立石因特書之而

諸司百執事則備書于石之後

贈固原伯劉公世墓修建記

予每聞縉紳士夫談畿甸間塋墓莊墅之勝云盧溝樹

村有固原伯劉毅敏公墓尤為卓絶葢公之仲子錦衣

君武所修治者也其中為毅敏公諱玉及夫人某氏次左為公之長子都指揮同知諱文及淑人某氏次右為武之配某氏而虛其壙之半又次左為公季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斌而諸子及婦皆以次祔焉入其門為池為橋為綽楔其中為重門則有誥命諭祭之碑及神道之碑饗祭之堂培築堅厚締構閎壯而工製甚精雖尺木片石無朽缺弗稱者其東偏則為別墅為茂園長得其半廣得其三之一而封樹之事皆備遠而望之蓊鬱蘢

巖巋爲佳城周而觀之森聳明秀與甲第無異益近時所鮮見者也武字廷弼年十八即幹蠱爲養天順初以迎鑾功授錦衣正千戶坐累解官乃南游襄漢入雲貴東抵遼陽北歷大同宣府西至延綏寧夏又南至建寧環居於淮揚往返動萬餘里皆應募輸金穀以濟邊需既踰六十始擕眥歸京師慨然曰吾半生遠涉川陸備嘗險艱者以圖養計也今父母既逝吾將復何爲哉於是徜徉墓林日夕哀慕思所以用其情者盡於此乎致

之數年而後成愈久而益底其極焉夫聖人之論孝曰生則盡養沒則盡哀衾襚含斂之為終菜犧俎簋之為遠皆是也墓之事則兼終與遠之義而有之自墨氏之流以薄為道其獘遂至於無親而後世有識者又以厚葬為親累二者蓋將取衷焉然制之所得為與力之所可為往往不能以皆備備矣而或為少艾妻子所移易則亦有弗暇者於其所弗暇而諉曰葬不可厚亦名教之罪人也廷弼自謝官職以來其圖養未盡者日蓄月

積皆以為追遠之計是富而善用其財庶家廕遵國式
從所得為而力必自致是華而不過其制雖親之貴無
待其顯揚親之壽不逮其奉事而其為孝亦可謂自盡
耳矣且有堂焉以饗則儀物可陳有田焉以耕則粢盛
可備即祭祀之事撥之以堂構播穫之義為劉氏子孫
者可不思所以勿替之哉劉氏本磁州望族毅敏公景
官至左都督贈固原伯豐功大爵實開厥家文為寧夏
副總兵儀僉錦衣衛事宣力中外嘗有志於基而未果

廷弼獨無所事事故得竟其所為而所以遺其後者亦遠矣工始於弘治乙卯畢於甲子既告成事廷弼念締造之艱慮其久而廢也屬翰林張吉士禬詮叙其始末請記于予將刻石墓前以示來裔予近識其人許其信義有不啻兹舉者因備書之而其世系履歷之詳載于碑誌者可互見云

羅氏興復磁竈舊業記

翰林侍讀南城羅君景鳴既興復磁竈舊業乃自叙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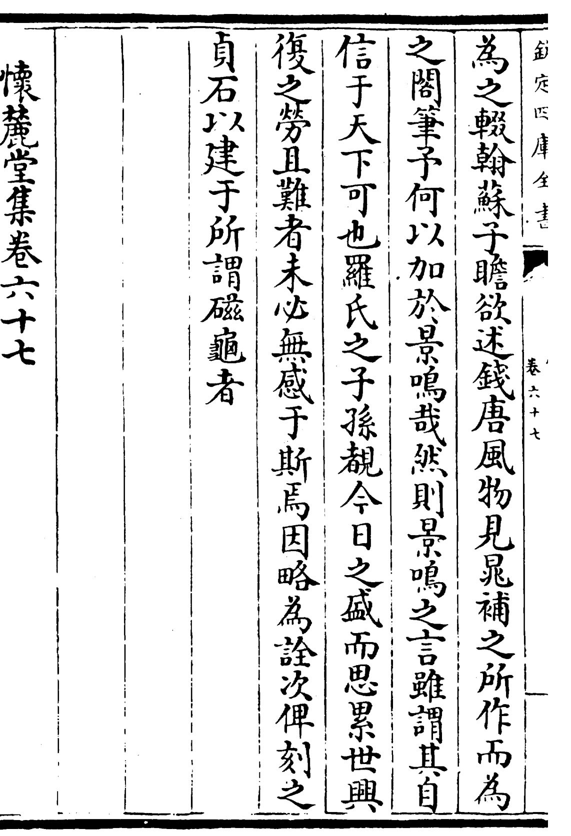
事請記于予其略曰磁𪓟者有石蹲于溪心若𪓟然其石磁石也在南城南八十里其地多重岡複嶺北阻芙蓉峰又北為臨川西阨連珠峰右西為宜黄南連軍都屬于南豐之境東則靈峰北迤中通一徑以達于南城實四達之會也其産多穀間出為赭堊為石脂雲母為礦為蜂或孕而為珠故其民有以自食且能食四方之來主者唐宋以來户至千四百樓觀相望絃誦之聲不絶元季燬于兵灌莽蒙翳鬼嘯于木虎兕豺豕交于野

過者惻然傷之國朝永樂間吾祖畊隱府君始披荊棘立門戶招集逋徒吾父封編修公益勤安輯於是土著者僑寓者販者游者日源源相續而舊基遺跡猶漫然莫之省也玘既有名籍大夫士道吾地者去郡邑甚遠案牘胥隷不可不為之所於是為館于衢之北曰駐驂其南曰寅賓寅賓堂室庖湢寢食之具供給之役若驛舍然寅賓之北百十武折而西為御書樓樓之西二百武為聚奎橋橋之上為望遠樓樓之南為坊于門曰翰林者

吾先世之所居也登于斯樓則連珠諸峰之屬于芙蓉者舉目而盡下極蒼翠為石嶺峽水東流其中舊鑿壁為磴緣而為徑又跨峽為逍遥樓樓下為門西出為里之委巷駐驂之西築土為堂隍上為迎暉樓當里之會其東為解元坊坊左右為鼎新復古二亭又前為市區區之外為橋南折並山而東三百武登坂之上為義倉為圭峰書院又東二百武跨溪為龍門橋橋之上為屋十七楹中為濟川樓又折而北二百武兩山復合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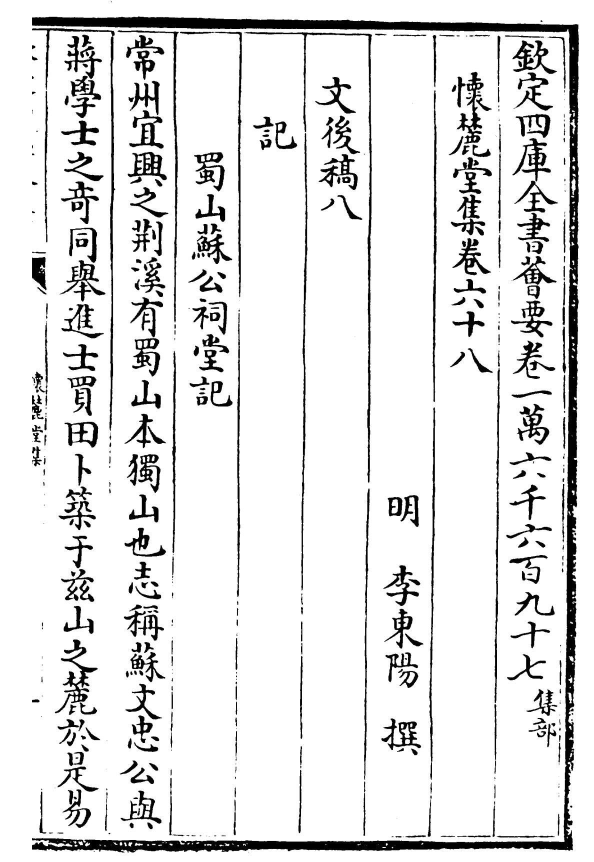
為迎恩亭亭之西迤于逍遥之東為門六皆跨于溪為樓五跨衢及橋者各二凡衢皆甃以瓴石凡坊于樓皆塗以丹雘雖稍復其舊而實有舊所未備者焉既又曰此吾祖若父之志也而玘也繼為之玘也之子孫又繼為之則前日之盛可復也然其盛而衰衰而復至於盛者不可以不記而記之者非可以信天下及後世之言猶不記也吾之里其亦有遭乎予聽其言察其意若將以屬予者因為之歎曰天下之盛衰相尋於無窮此理與

數有不得不然者而亦存乎其人故屯與蠱皆有亨之道而非道焉則莫之亨也昔人以洛陽名園繫天下之盛衰然則一鄉一邑亦有關于世運者國家一統百有餘年休養涵育至深至厚故凡遐陬僻壤往往與都邑相類建昌東南文獻地其關于天下也固宜若磁竈所自為盛則處士之孝友封君之勤儉然非刻志厲操以文學鳴世如吾景鳴者亦惡能善繼而肯構之其盛如此哉且蔡邕作魯靈光賦十年不成見王延壽所作而



為之斁翰蘇子瞻欲述錢唐風物見晁補之所作而為之閣筆予何以加於景鳴哉然則景鳴之言雖謂其自信于天下可也羅氏之子孫覩今日之盛而思累世興復之勞且難者未必無感于斯焉因略為詮次俾刻之貞石以建于所謂磁龜者

懷麓堂集卷六十七



懷麓堂集卷六十八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八

記

蜀山蘇公祠堂記

常州宜興之荆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于茲山之麓於是易

獨為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為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居之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于州邸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于頰上其家亦不復至常當是時葢有所謂東坡書院者尋輒廢越七十年郡守晁子健擇州學旁地建祠祀公元僧敏機因山為祠為之居守晁公武徐一夔皆有記今常州祠尚存而蜀山祠廢已久弘治庚申縣人沈公暉自南京工部侍郎致仕歸以告撫按暨府縣僉議

既恊躬訪遺址悉為居民所據贖而歸之得地三十餘畆為堂六楹肖公像其中寢稱之為左右二亭一刻公楚頌帖及諸詩詞一刻興造之碑東西廡及門各四楹廳館庖湢諸室為楹者以十數其外則甃石為周垣百二十丈視州祠深廣略稱而偉麗過之矣既乃用表忠觀故事命道士居之歲奉祀焉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于嶽降或歸之地靈文章氣節亦以為得江山之助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

以不朽于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為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是葢存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傅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為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之人俗傳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離貶竄不能歸其鄉卜居茲山託名以寄意賴之

山名曰峩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賴而魂氣之無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于兹山也邪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將流行充塞于天地間而況其經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得與于天下之祭揆之鄉先生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為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祠之設固耆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夫使文章不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褒亦嘗榜鄭邸為蜀

舍而朱俊民劉跂爲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
產嘗因贈太師徐文靖公之約買田茲鄉而遽罹家難
竟莫之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而不知其文之弗稱也
請爲記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因用楚語作迎
送神辭其亦橘頌之遺意也夫其辭曰橘之樹兮如蓬
欝青葱兮間玲瓏彼亭兮在中信吳邦兮楚風橘之樹
兮如葢采芳鮮兮薦甘脆我公兮來歸神陟降兮如在
公之樹兮荒萊公之亭兮但空苔植我兮構我望游魂

兮歸來公歸來兮恍不可以見渺惆悵兮悠哉荆之土兮如酥荆之米兮如珠山有茶兮溪有魚生不足兮沒有餘公去此兮何居楚之調兮欷歔蜀之山兮盤紆神往復兮無定所聊為此兮踟蹰生不為世所容兮沒將恣其所如鑿余井而得泉兮又安窮其所於彼亭常存兮樹常實待以薦公兮願少駐乎須臾

澹軒記

澹軒者湖廣寶慶知府致仕東莞王君克敬所自號也

君少從其舅訓導翟君愼學于豐城數歳歸其父處士府君遣就農事君重逆父命躬執耒耜往于田然非其志也既而從容請曰願卒業乃入縣學爲諸生領廣東鄉薦越十有三年授廣西慶遠府同知府所屬州多夷地舊長吏至州州置酒致餽相悦樂弗得請輒生猜懼變且不測吏誘夷俗破崖岸因以爲利人亦不之訝會東蘭郡地二州相鬨按察檄君往鞫之州各遣人密餽金銀器約千餘兩君正色拒之庭見後不交一談州亦

斂戢不敢以宴請自是會飲之禮遂廢後以家難改福建泉州府每旬稽戎籍貧而當遣者必為資送或誣相告引則力為辯釋曰殘民以為功而享其利吾弗忍為也間以賂請則又曰吾在萬里無人之境未嘗自汙而於此壞之邪及知寶慶地產茶君性不嗜茶常貢外亦不以餽人豪家巨賈倍息以病民者必為限制而已不私馬在官二十餘年無絲竹狗馬之好服食器具悉屏華美既謝事徜徉林壑間亦幾二十年非鄉社之約不

出也葢其所謂澹者如此故取以名軒鄉之人亦稱之謂澹軒先生而不敢字云澹之義葢取諸水水之澄而不滓流而不汙物之澹莫加焉人之心惟無所欲則常澹然以靜自守貴富貧賤隨所處而不為變茍有所欲則簞食豆羮可以見於色而富於周公者猶附益之若弗給然其為累豈少哉夫其無累於心者非獨可以善其身雖措諸事業亦不為勢利所屈撓隨所得為皆足以用于天下茍合氣於漠寂寞無為如莊子與泊相遭

頽敗委靡散漫不可收拾如釋氏亦何取乎澹而為之也君之為郡禁姦抑暴譏榷平價皆盡心力行之其所為澹固其所自處耳故其斂而藏之也吾之所有者固存而物不與焉是豈非君子之道也哉且君以其身教于其家故其子縯為工科都給事中文學論議表見于世而持身儉静有家法其得乎澹之義者為多以縯為予禮部所舉又奉詔受學于翰林之署俾請予記其所為軒者曰予獨嗜古文而西涯之文則尤嗜者也顧未

之得耳縝代告南海將歸省于家則為之記俾持以壽君時君之年七十有一矣正德丙寅二月朔日記

東湖書屋記

東湖書屋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艾君德潤之所居也湖在南昌城中周袤十餘里衆水所匯下通于江每春夏之交天宇澄霽鏡光無塵一碧千項而或清漣細浪含風而浴日乃有禽魚下上倒景交映游萍蕩漾植荷駢列景象百出雜然而前陳探之而不可窮民居官舍

緇黄之栖隨所據有各得其勝而漢徐孺子亭屹于中流巋然而獨存徳潤少在郡庠時甞擇亢爽之地構屋數楹儲書數千卷種竹數百竿啓扉而眺則一湖之勝舉在目睫棹舫而行則歴覽旁挹無所往而不適因取以名其居且自號云古之地以人勝而人亦或藉地以名其相顯晦相輕重不可以槩論按郡志云豫章東湖猶錢塘西湖皆一郡之勝也西湖古未有名自白樂天始表見于世至蘇子瞻乃益顯其在潁州者亦以蘇及

歐陽永叔而名東湖葢孺子所居之地而不以名張九齡李紳輩始為賦咏亦未有獨擅其名者向巨原構臨湖閣非洪景盧為之記世鮮知之然則其輕重顯晦託于文章者又如此初德潤之名其居葢以為藏修游息之地而未顯也及登科踐省歴卿寺以入憲臺內掌武官銓籍共天子羞膳外撫畿甸會財賦之出納茲方訓兵詰武除寇孽于江海之際夙夜勤勵二十餘年無暇乎所謂居與游者顧其勲績所著名必隨之安知天下

之人不指其名而稱之如其所自號者乎東湖之名將自此顯矣德潤之南廵也以其事告予請記書屋其子壻周憲副季鳳以予禮部所舉士故為速予請舉景盧故事而予非其人其為輕重未可知也嘗聞李侍郎若虛居東湖以名其堂李與德潤同郡而異邑謂其居近在湖側若不以相遜者予未暇深考意古稱郡望同姓以之况號以地舉不繫于公籍宜有無嫌於同者試因以諗之若屠都憲元勲亦有是號屠世居嘉興其所謂

湖者殆類西之比也天下之湖以東名者尚止此乎亦各顯其人而已矣作艾氏東湖書屋記

寧山新阡記

無錫東南一舍許為寧山新阡左塘莊右沈瀆有水環其四周其土脉蜿蜒自西北來數里而玆山出焉益鄒氏修靜處士兄弟負土而成為之嘉名以葬其親者也封之穹然而高築之確然而堅中為饗祭之堂其崇踰二丈翼之以碑表之亭其他若止宿之室庖湢之所重

門繚垣各稱其度而亦無苟焉者役以日計者萬費以緡計者千舉事備物既成而後葬故謂之新阡云爾昔謝安石築土金陵以象東山是以舊名繫新地司空圖謂其所居曰休休谷是以舊地易新名其事雖殊而義各有攸在也山以寧名者葢取諸存順没寧之義非獨以自寧其身又將以寧其親而定省告面之義亦於是乎在其地與名皆非因乎舊而為之者也按鄒氏居泰伯為名鄉祖忠公為望族四百年來世墓聯列多至不可

數其間有宋元碑表者則名字可指識居人過客竦瞻而佇慕樵童牧竪不敢邇而窺焉其不然者丘壠夷為原隰松栢變為荆榛雖其子孫或不能識故其俗尚相傳襲苟不託諸文字則雖棺斂之華美封築之堅厚亦闕然若未始葬者然則茲阡之制不可以不記也予知世恩久且厚因重違其請而記之

重恩堂記

武進殷君重甫既以嚴州通守致政歸時已有台州貳

守之命重甫雖不復赴官而已進秩階當為奉議大夫乃具五品服望闕謝今天子登極詔以理致仕者進階一級重甫不敢當而郡守縣令皆來致命於是其秩又增階當為朝列大夫復具四品服望闕謝退而告諸家祠名其所居之堂曰重恩彰上賜也進秩之恩朝廷所以最功績也未三考而沾不可謂之不蚤進階之恩朝廷所以奬恬退也既再命而預不可謂之不厚而重甫乃並得之説者歸之虧盈消長之間似也然亦有道焉

重甫之在官也清慎自律至以家食繼官餼惴惴乎惟人尤官謗是懼其歸田也持志遠利非公事禮際不及于郡縣之庭愈久而不自失焉滄浪有濯纓之理桃李有成蹊之勢雖欲强之有不可得而强者今日之命非重甫之宜而誰宜乎抑重甫有弟一人子三人堂構之承繼田畝之疆畎先義官公之業方隆而未艾使其居官就職雖榮且貴然有民社之憂而無天倫之樂校其得失豈不大相遠哉吾於今日之事見之矣重甫之大

母與吾大母為兄弟而重甫吾兄也湖南之行嘗過其舊宅獲拜其先公時斯堂尚未建忽忽三十六年吾年已踰六十而重甫長三歲茲喜其宦成身退而名益榮因記其事寓而書其堂之壁則正德丁卯閏正月八日也

永嘉縣學奎光閣記

温之永嘉學有奎光閣弘治以前未建也葢自東晉建學以來至南宋而其制始備其地負華葢山勝葢一郡

歴代之人才弗絶國朝科目特盛而興替亦不常正德紀元丙寅姑蘇王君獻臣來知縣事莅學之始見孔子廟大成殿後不數武有容成道院恠而問焉有能道永嘉故事者曰院北實儒宫舊地於是徙道院于其華觀之南復地若干武院之西北亦久為其據聞新令之政亦欣然來歸又復地若干武山若干丈殿之北西又買地若干畝以足之地既廓政亦寖舉欲即院址背山面殿為峻閣以為藏書之所如古所謂尊經閣者顧財力

方紲猶豫久不決縣人好義者皆相與相成之為重簷飛甍畫棟疏牖下軼塵坌上薄霄漢超出雲雨俯視江海盡一郡之勝積書數千卷庋置其中以資講誦博聞見非徒為登臨眺望之具也閣既成乃標以今名敎諭率諸生而前曰命名之義何居王君曰是取諸列宿所謂文章之府者也傳不云乎聖人之道昭如日星六經者道之精華也夫道根乎人心貫乎倫理見諸民生日用之間天下之所見固然莫殊也乃或蔽於外誘之私

則有不能知者於是有復初之學焉有復禮之力焉有復性之功焉然學必須於博文文之大者莫六經若士之所當尊而習焉者也天下之物有失然後有復茲地之失固可以言復矣不慎以守之能保其終勿失乎物之在外者且然而況於道乎夫苟不知所以復之則所謂老氏者鄰居而襍處非惟不相為謀抑或有誘而去之者聖人之徒縱未能距而攘之而恐為其所誘邪今游斯學者於六經乎取之由誦讀講説之粗極于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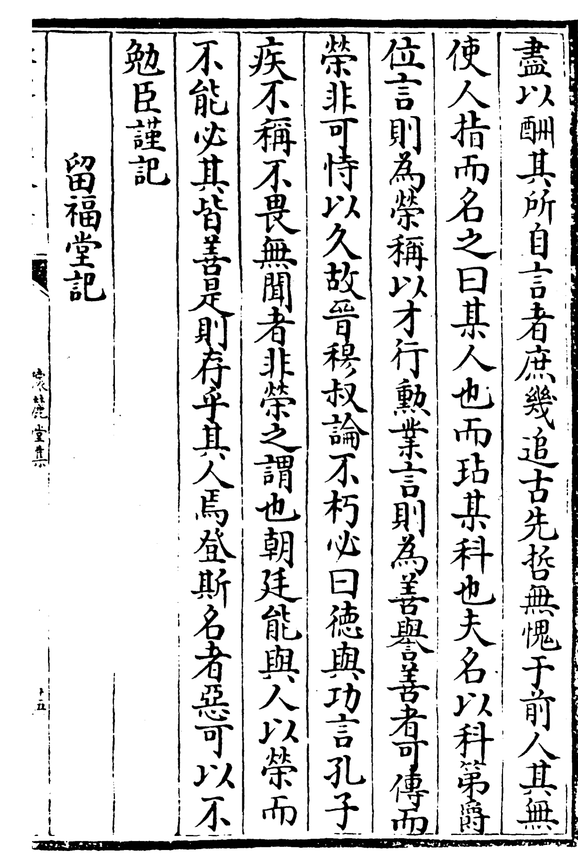
充擴之大以成文明之治俾功業昭于一時名譽著于無窮者葢自昔有之而自今其未艾且益盛也皆再拜曰敢不於吾侯之言是圖又相與議曰侯之功有不敢忘者且其仕以名進士其為監察御史執法盡職謫遠方末職以薦拔今官其所為政多可稱述非茲事止也是惡可以不記乃具書京師請于予予于禮部之試得王君知其賢久矣故為之記

進士題名記

國朝每廷試進士必命題名于國子監制也乃弘治乙丑春三月會試既我孝宗敬皇帝親策禮部所選士賜顧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葢自庚戌以後至是凡六策士未幾而龍馭上賓天下臣民銜哀負痛儀節文字之間有不遑備及者今上皇帝嗣大歴服更化定治之餘諸司百執事修廢補缺如恐弗逮而題名之制行焉臣東陽昔預讀卷之列當紀其事以傳職也臣惟求賢之法古非一途自有科目以來惟進士為重而其

典亦最優葢士出于閭閻草野之下而入于學校籍于有司則其名紀于簿札月有稽歲有覈以異乎所謂凡民者及其試于鄉有司録之試于京師禮部録之試于廷又録之刞皆鋟梓摹本家傳而代布其事加久若國監之題則以天下英才類聚業習之地示之規矱導之軌轍俾有所接乎耳目而感之乎心於是又刻諸金石為不朽計此其為事又加久且引於無窮矣夫題名之説唐已有之然猶出于好事者所自為曁乎後代始令

自朝廷託之金石今國監因元舊址已越百五十年遺碑斷刻猶有存者于以見求賢之典凡有國者所不能廢仰惟太祖高皇帝創制立法具在南雍太宗文皇帝建都定鼎又越三十餘科而獨備于此碑刻離列後先輝映其間若公卿輔弼佐理弘化樹豐功著偉績以昭一代文明之治者實多其人人皆指而名之曰某科也而得其士也今之登是科者尚思先皇帝敷求簡擢之恩今天子布列任使之命受職膺事隨所得為各務自



盡以酬其所自言者庶幾追古先哲無愧于前人其無使人指而名之曰其人也而玷其科也夫名以科第爵位言則為榮稱以才行勲業言則為善譽善者可傳而榮非可恃以久故晉穆叔論不朽必曰德與功言孔子疾不稱不畏無聞者非榮之謂也朝廷能與人以榮而不能必其皆善是則存乎其人焉登斯名者惡可以不勉臣謹記

留福堂記

大理卿張君大經持留福堂記一軸視予盖永樂間禮部尚書鄭公賜所著以遺其大父者也張氏在勝國時世家寧國之宣城有隱德鄉人賴之恒願其世饗貴富處士原甫生四子曄暭旼晞皆通書史尚信義入國朝洪武間曄為地官郎改刑曹累官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是為大理君之大父暭從太宗文皇帝靖内難官至武略將軍靖海衛千户後改富峪衛叅政公嘗以其伯仲並顯為先世積德之報在刑曹時取昔人語以留福扁

官署之堂此記之所以作也叅政公亦四子長善次輔
號逸菴是為君父甞諭大理君曰汝祖為刑官不事苛
刻官不甚顯宜有後報而吾弗克當汝其勉之君痛自
感激攻苦力學舉成化癸卯鄉薦甲辰進士第知鹽山
縣以最績被徵為監察御史歷光禄少卿右通政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至今官封至三代於是叅政逸菴皆贈
嘉議大夫大理寺卿而張氏始大顯如鄉人言於戲善
惡存乎人而福與禍係乎天易書詩所謂福者不一而

足葢未嘗不本諸善善之於福殆理之所必得而非有所為而為也留福之説出於後世謂以有餘不盡者還之造化則近乎有為而然然質之詩曰自求多福求之云者豈乘時射利之為乎亦要諸理焉耳矣記稱處士公之訓豢政曰汝為法曹能直人即直我也若枉人即枉我也夫古人云一民饑由已饑之一民寒由已寒之以身體物亦既切矣而又以身喻諸其子豈有子而不愛其親者乎使其推愛親之心以及乎民則所以喻之

者尤切矣亦何必身自為之之為慊哉大理自為縣以至持天下之平慎守勤服按律執法惴惴焉若弗稱是懼予每於章奏間見之校之徇權勢望風旨而無所顧卹者亦異矣則今日之福固先世之訓之所留而徒以福云哉大理君名綸大經字也因以其請為留福堂後記

修建廣平府廟學記

廣平府學建于元至正二年入我國朝改路為府置官

建學屢壞屢葺圮益加圮正德丁卯知府某議修之會其費當三千緡未果輒去張君維新繼之榱桷略具陳君威又繼去益閱三歲歷四守而功弗就緒庚午之春張君潛來知府事睹而歎曰作舍不成且不可况事之大者乎乃請于廵撫都御史蕭公翀廵按御史李君嵩王君潤皆報曰如議退則鳩工聚徒庀材物備禀餼而後從事閱月而廟成為大成殿八楹高五丈七尺廣九丈八尺規制甚偉門廡皆略稱又閱月而學成為明倫

堂為齋為廨為號舍皆因舊為新而增置講堂射圃及庖湢之類無弗備者校初㑹之費不及其半而民不告勞官事不廢師儒之講授於斯游歌於斯登降祼獻於斯者皆為之改視易聽按部之使經行之士夫嘗一再至者不圖其盛之至於斯也子聞而嘉之因為之説曰聖人之道原於人心之同慮其不能以皆同也則為之教顧性道之妙非可得而聞者故其為教不容以不詳講習撰述程課條格之類皆教之所有事至於祭祀之

禮則出於報本追遠之義心之同然而亦道之一事也
有國與家者必立廟創居室者必先祠堂入學者必舍
菜於先師師之於親一也然則學必有廟自昔已然而
以祭為教者亦惡可徒有其誠而無瞻企對越之地哉
潛在禮部嘗奉使闕里時廟像新設躬睹其所為盛今
職有民社而學與祭又其所得為者其用心於是固宜
或乃謂畿甸之地方有事兵革此非急務抑不知古人
雖在軍旅不忘俎豆矧其事既有緒而又處之各得其

宜亦何靳而不為哉教授某以潛受學于予上京師請
紀成績灝亦通字學手自書刻樹于學宫以俟後之君
子予復繫之以詩曰聖道在人靡間今古普天之下萬
世是主聖靈在天日月代明人皆仰之萬世猶生學有
條教縣外及内匪利與名惟道所在祭有二義惟本與
文無感弗通有誠則神人皆有心士必希聖彼斆學者
孰敢弗敬夙興夕惕有行必躬春薦秋祠孰敢弗恭蠲
宫嚴嚴衿佩規矩殿庭巍巍羽籥容與性道其精文章

其祖有師曁儒惟聖之模神州在畿王化伊邇功在郡
侯書者太史

曾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右曾祖考贈少傅府君曁曾祖妣贈一品夫人賀氏誥
命二首東陽當今上登極時以從龍恩加少傅兼太子
太傅戸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未幾以恭上太皇太后
皇太后尊號恩詔給誥命蓋不待考績而得異數也府
君在國朝洪武初以兵籍隷燕山右護衛挈先祖少傅

府君以來始居白石橋之傍後廓禁城其地已入北安門之內則移于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生三子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于京師先祖生二子先考及叔皆不逮府君聞吾祖言府君質直簡默不事侈靡始居北方風土不習言語不相解未久而卒夫人值歉歲大病疫幾死者數矣間以諭東陽時幼稚不能悉記惟其勤苦累積之狀可以想見閱三世百有餘年乃得以官職貤封賜一命而躋于極品予小子曷克臻茲惟我祖之善式

克貽其後而還以自致云爾越既修墓封及累代謹録語詞刻之貞石以彰君賜揚祖徳掛漏之咎有所不敢避云

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右祖考贈少傅府君暨祖妣贈一品夫人陳氏誥命四首葢自東陽為禮部侍郎已贈及二代及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以恩詔再贈焉遷太子太保戸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未及贈加少傅兼太子

太傅以兩宫尊號恩又贈焉修墓之日乃構兩亭䍐饗堂左右其左則刻後二次所給誥而侍郎誥則不及録嗚呼吾祖生于郴州郴州去茶陵三百里而遠茶陵兵多番戍意者曾祖府君以戍故居郴說者又傳北上時生于途而郴非道所經地未知孰是吾祖入京師稍長即代父役靖難之師實在行伍以功當録掾吏索米三斗當得官時大饑米斗千錢府君曰官豈可賂得竟弗予止得小旗調金吾左衛以藝簡入内局值初製軍器

每以新意佐官長官長欲白其功則謝曰我賤者雖功何益終其身不以語人純孝無偽封肉療母夜禱于神以刀寘盌上鏗然有聲不越月而創愈鄉鄰傳而神之或以問焉弗荅也遷居海子之西涯坐賈爲養不需厚息息日滋則以賙貧者囊無留資性不嗜殺雖蟣蝎之類必縱使得所東陽之少也實鍾愛之謂吾父贈少傅府君曰天不我負後頗克自立有賀者吾父輒泣曰吾考之慶也祖妣本王氏從舅氏之姓曰陳常之武進人

從父上京師禮配吾祖簡默寡言笑躬勤女事家舊藏祖像布褐服有補綴處皆祖妣手所紉製其儉如此嗚呼孰謂數十年之久乃得封錫之命以為身後榮九原有知其亦有以少慰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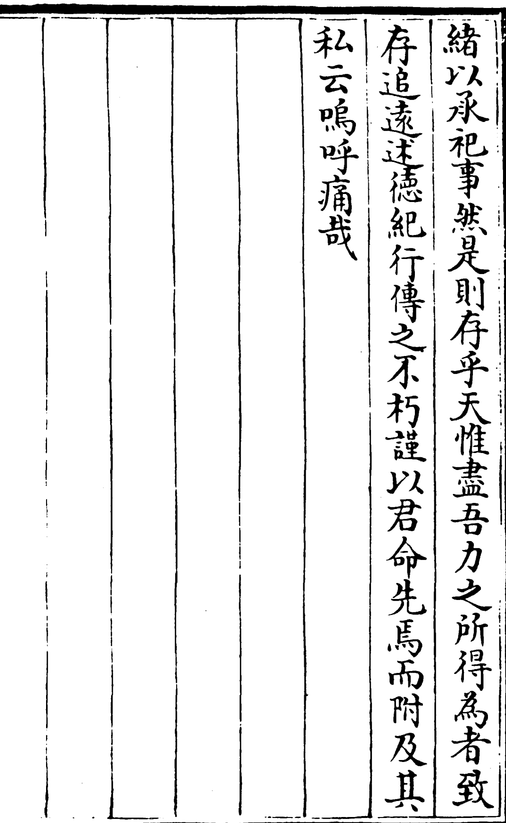
先考贈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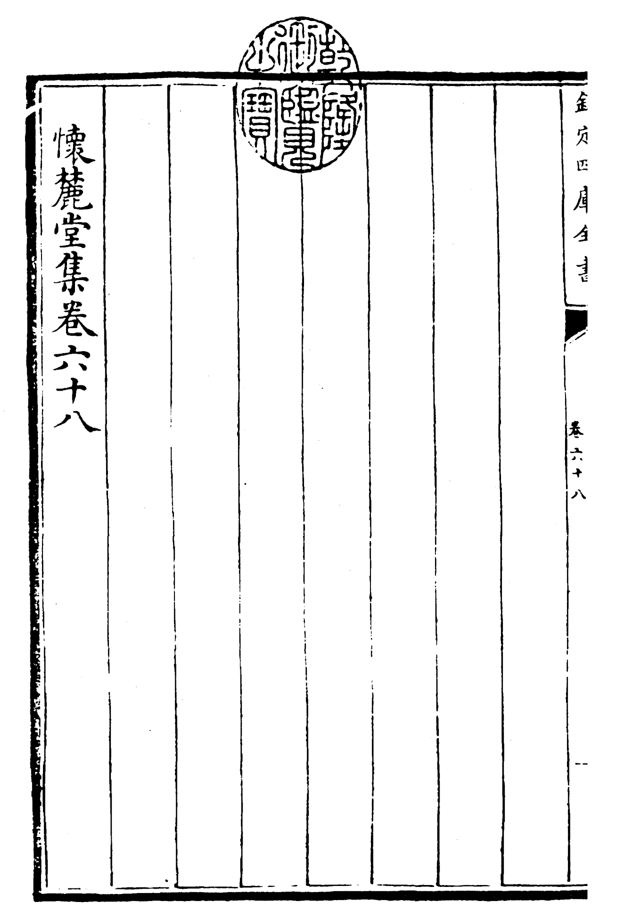
右先考贈少傅愢庵府君暨先妣贈一品夫人劉氏繼母封一品太夫人麻氏誥命共六首今刻石于饗堂之右與祖考妣誥命正相直而始封翰林院編修誥封侍

講學士贈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詔不能悉載也嗚呼吾考妣之純德餘慶乃至此極哉先考為人誠樸坦易言若不能出口父疾累歲日侍牀褥至親捧溺器母病痰壅以葦筩就而吸之皆族鄙所親見偕吾叔處怡怡終日雖濁醪蔬菜必與共醉贅張氏姊育其寡孤出而復入者三十餘年工書及詩每見東陽書輒不當意曰書自有法寧可以私意矯揉為之東陽同考禮部有南士以白金三百兩屬所親告先考先考辭之其人曰

不猶愈於貸乎先考怒曰吾父子寧窮死豈可爲不義辱比考南畿例有供張先考曰愼勿納且酒雖吾所愛亦不可挈獨不聞薏苡事乎東陽皆奉命惟謹嘗雪夜歸自外不忍斥責遣孫兆先致一絶云朔風凛凛雪漫漫詩酒棋枰取次歡何事爾情猶未洽氷霜不問僕夫寒東陽自是歸不敢到夜戒之終身學士之封具朱衣請見容輒麾之曰吾不慣此燕後忽得寒疾時值廟齋東陽歸視湯藥趣赴院曰還今方急毋以我故犯法其

恭慎至此不亂如此先妣出東安武弁歸先考時年已踰二十力服勤苦有酒肉供饋外必儲為客具族鄙外内稱為賢淑同然一辭女婦暴厲者或從而化老子長孫相傳至於今道之不衰嗚呼以吾父之德藝不能售其身而生封之再命没贈至一品要諸始終造物者可謂無負而東陽罪咎深重不自殞滅十齡而失恃四十而失怙今年踰六十僥冒光寵而不能以一日為養其何以自立于天地間哉自今未死之年猶冀延一綫之


緒以承祀事然是則存乎天惟盡吾力之所得為者致
存追遠述德紀行傳之不朽謹以君命先馬而附及其
私云嗚呼痛哉


懷麓堂集卷六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蔣大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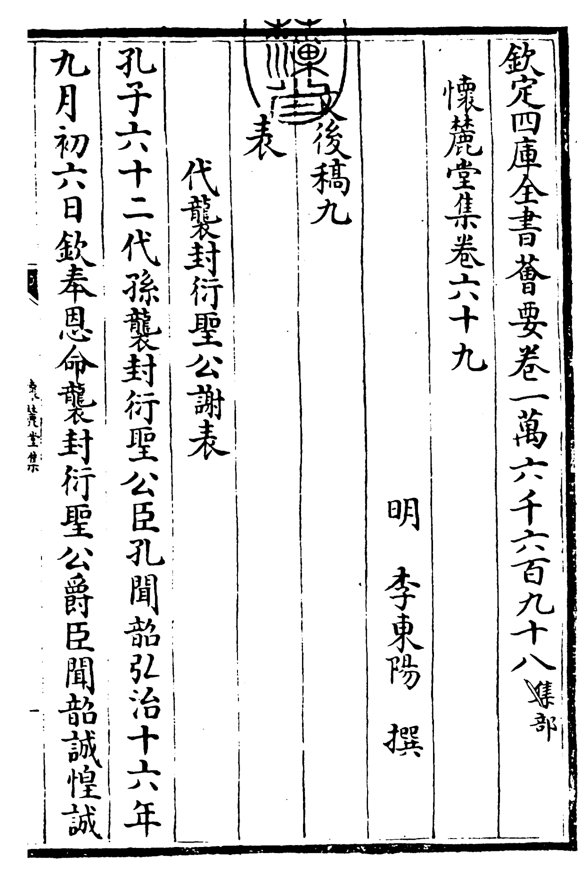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懷麓堂集卷六十九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九

表

代襲封衍聖公謝表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欽奉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聞韶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道崇先覺褒揚每荷於明廷禮正大宗封爵竟歸於世胄仰值右文之盛俯懃接武之難負重奚堪臨深莫喻兹葢伏遇皇帝陛下天衷純粹聖學淵微紹惟精惟一之心傳守不愆不忘之古訓隆師重傳窮六經制作之原崇徳象賢具百代彛章之美粤自前漢肇牲牢之祀後周極茅土之封逮及本朝益增舊典銀章玉帶班超一品之階左羽右干祭備八佾之舞以至分田賜第建學設官朝則豐舘餼之儀代則

謹承傳之序弟兄繼命事同宋世之蒙虛父子沾恩光
徧魯山之橋梓矧廟貌方新之日正車書大會之辰臣
聞韶早厠黌宮祖通章句執豆籩以行禮樂非曰能之
竭忠孝以事君親是所願也伏冀皇風雍穆至治馨香
岱視三公世世居東而享德嵩呼萬歲年年拱北以來
朝

重建闕里廟成謝表

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七年正月修建祖廟落

成欽蒙御製碑文遣官祭告者臣聞詔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禮必積百年而後興事有曠百世而始見是益政闡治體好本民彝凡在斯文式均慶戴若乃餘波牓澤沾被子孫其視恒情何啻百倍竊惟闕里祖廟肇自前朝列聖以來累加修葺比歲鬱攸示戒煨燼無遺伏遇皇帝陛下天啓聖衷道符先揆顧宮墻之舊地實海宇之具瞻爰勅有司重加修建集四方之公帑閱五載之程期材幹堅良工製精密廟貌嚴整輪奐偉

然既不替于前規復恢張於新制足以妥靈昭佑崇德
報功極天下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又有奎章睿
藻降自重霄石刻金書垂之萬代出容臺之香幣備郡
邑之粢犧特遣重臣遠稱殷禮衣冠畢集宅里增輝臣
聞韶甫襲官封方嬰服制念君命重於家事而祖廟尊
於父喪易服以迎拜天顏而敢後趨朝而謝率族姓以
偕行伏願聖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而戶禮樂益弘
世道之光天日月而地山川永責人文之化徒深祝頌

卭鑿名言

代衍聖公賀登極表

伏以運合風雲萬物覩龍飛之象心傾江漢千官肅虎拜之儀華夏交歡臣工胥賀恭惟皇帝陛下睿資神授聖德天成堯仁蕩蕩以難名周道平平而有極問安視膳養已備于兩宫出閤授經學必根乎二典當文軌大同之世正謳歌畢至之辰隆凖重瞳共識吾君之子黄童白叟幸為斯世之民方五百年氣數之常承六七作

聖賢之後一人有慶亘古希逢臣聞韶系出尼山書傳魯壁深恩罔極荷圭組於先朝景命維新拜冕旒於當宁伏願皇綱振舉王政敷宣仰更化之初薄海聞風而丕變叨彔賢之末舉家與國以咸休

初開經筵謝宴賚表

伏以聖道在六經為政必先於論道君心理萬事講學乃所以正心蓋自虞廷闡精一之傳商宗承遜敏之戒辟雍拜老禮重於漢家崇政説書官專於宋代願治者

用臻至化好文者亦致小康肆我皇明益隆盛典英廟九齡而伊始憲皇二紀而成終追先帝十八載之間貽聖子億萬年之訓恭惟皇帝陛下天資首出聖德躬行能自得師守一祖六宗之法取人為善合九州四海之公家傳心學于儲宮日御講帷于便殿聿當元祀誕啓經筵信明君之大有為在今日乃急先務登延儒碩列侍公卿臣等非仁義不陳夙秉孟軻之敬無慢遊是好敢為帝舜之箴天本高而聽則卑雲方上而澤已降白

金縩幣式頒九府之藏鶴醞鸞盖兼賜八珍之品竊念
班叨振鷺跡幸從龍嘘螢爝以助羲娥心知無補輸涓
塵以裨海嶽分所難辭伏願聲入心通言以道接不爲
聲色貨利移其志不以寒暑夙夜間其功占奎聚於五
星共識文明之有象效嵩呼於三祝永祈聖壽以無疆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伏以世有古今史冊鑒興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作
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爲新體則似輕而實重司存纂輯

道切規箴寧辭寸晷之多圖效萬分之一洪惟孝宗建
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陛下德
運堯文聖躋湯敬求多聞于古訓發渙命于羣臣謂先
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皇之世未粹成編下
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實繁四庫之藏旰食宵衣
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期
朱墨更數人之手攀龍髯而莫逮撫蠹簡以增悲不敏
是慚無功可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

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啓賢之繼道實録方修于金匱餘功載續于汗青非徒撮要以删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在博采諸家之斷略致商評間陳一得之愚代為講説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敞力于難知務期開卷而有益肇呈首帙進讀經幃漸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躬承神授或續奉宸音心微河嶽之涓塵識陋海天之蠡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于神宗之朝政

要本貞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兹庸劣詎免稽遲
幸惟往靑之粗償敢詫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益
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
故為賞刑黜陟之規主善為師豈謂借才于異代建中
制事用能垂裕于後昆

重建大明會典表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年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
禮昭百世之鴻規葢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為善

繼志粤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喻制備于周官之後經存于孔壁之餘漢模略定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會要作於宋而光嶽弗完經世紀于元而彝倫斯斁肆天心之厭亂屬聖王之開基俊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于昌期列聖承休于奕葉政由俗革道與治同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穰浩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陬之所能徧故博學貴乎知

要必會極然後可歸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刑之尚
有昔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遡累朝仰稽烈祖
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于暮齡或
增修于繼世發石室金縢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
每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
摩類事歸曹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于
弘治壬戌之秋既挈領以提綱亦删繁而就簡體之重
者雖微必録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

敢按圖而索駿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
疑制畢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
不録其名標題榮華衮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
久刊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熈湯學延民
利獘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
是編當卷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府副在有
司期言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
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户而通天下臣等才

輕襪線識小甕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閲之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為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於有爻可久可大配乾坤德業於無疆

進孝宗皇帝實録表

伏以君明臣良極一代治功之盛父作子述垂萬年簡策之光行道者必待其人觀政者則存乎史春秋世遠

變紀傳以編年實録書存在祖宗為故事粤自起居罷註編撰設官九建歳元五開史局堯言如見具贍典冊之可尊夏禮足徵豈但和鈞之有則欽惟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道通三極行備五倫玄默躬修誠明内藴禮隆郊廟尤嚴祧祫之儀養極宮闈每謹晨昏之節愛人材不輕於廢棄卹民情恒切于咨詢講筵勤經史之功苑囿絶畋遊之好翼翼文心之不已巍巍舜德以難名虎步龍行識太平之天

子河清海晏知中國有聖人方當善治之將更尚有遺

恩之未盡一朝厭代萬國傷心恭惟皇帝陛下剛健體

乾聰明首物得聖功于豫教昭文命于誕敷謂孝在顯

親必有揚名之實謂人惟建事可無師古之規乃命臣

東陽等發秘府之緘縢給尚方之筆札曹分類析綱舉

目張於凡禮樂刑政之施以及名物度數之等經因革

者詳而弗厭闕勸懲者細亦不遺是曰是非曰非豈得

專于獨見疑傳疑信傳信庶以備于將來恭成孝宗敬

皇帝實録二百二十四卷寶訓十卷合目録凡例總二百三十六冊臣等學愧三長力窮寸蠡管窺雖小隨所向以皆天勺量成勞亦何由而盡海義例勉遵於指授勲華莫罄於揄揚伏願繼體守文任賢圖治監于成憲確乎家國之著龜貽厥孫謀遠矣河山之帶礪

歷代通鑑纂要凡例 附

一纂要之法編年叙事一以通鑑綱目為主而周威烈以前則參用前編大紀諸書宋以後則用本朝續綱目

貫穿成書備古今數千年之事以成一代之典

一編年以君為主甲子書于本年之上其年有事則書無事則不書元年雖無事亦書高辛以前事載籍不詳則不書年略準前編以前後為序

一高辛以前事惟明白正大者則書疑者略之其恠誕茫昧者不録

一凡事有關治亂善惡足為勸戒者則書皆用舊文節纂成篇其大者雖詳不厭若凡人之進退恒事之成敗

並不悉載

一凡相臣始命及罷黜去國及卒皆書以考治亂

一經史異體二帝三皇事載于經惟以事舉及辭之闗于事者餘不敢濫録

一五帝稱帝三王稱王唐虞書載夏書歳商書祀周以後書年唐天寶至德亦書載皆從其實

一周事載春秋者皆書列國事闗王朝及天下之故者則書餘不悉載其爵號名稱皆以前編為準並從周制

一纂要用編年體不書時月惟關係事重如帝崩及月朔日食非時雨雪之類經史可考者則書之

一凡正統書帝號于元年之上其非正統及無統者則分書于甲子之下正統之世自周東遷以後有列國者其始建及繼世及國亡皆書餘不詳註以從簡便

一夏桀五十三歲乙未下註云是爲商湯十八祀至商湯別爲卷仍書十八祀不再書乙未而註云即夏桀五十三歲商紂倣此

一事係綱目其提要疑誤與朱子凡例不合者本朝成化間略加考訂與舊本不同今多從之係續綱目者亦多從其舊其係前編者多所更易一以朱子凡例爲準

一事係續綱目者乃本朝成化間奉旨纂修義例皆從舊但加省節

一事有首尾並見遠者註云見某君某年近者則從重歸併以初後等字別之

一事有原文太繁者略節其冗字長語而不失本意有

原文未備散見他書者間為補入而不改其舊亦不復識别

一事有經先儒論斷綱目以來而關係治亂及切于時宜者仍存其舊其未來者間亦補入詞繁者並從省節各著姓名或未經論斷而尤大且急者别為論說以代講讀及有所考訂釐正者亦附其下以臣等謹按别之

一每代之後必有總斷以歴年圖為主類加省節而商以前宋以後則補之

一凡奇字發聲及隱義僻事略加音註各附于本字本句之下以便考閱

大明會典凡例 附

一會典之作一遵勅旨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凡有籍冊可據者先後具載其因革損益間與見行不同者亦存其舊如五軍都督府斷事官之類

一本朝舊籍惟諸司職掌見令各衙門遵照行事故會典本職掌而作凡舊文皆全録而諸書所載事有相關

者亦並録之若大明律已通行天下尤當遵奉故於刑部照職掌律令條律分類備載而服制圖則附于禮部

一凡事有綱有目於目之中又有分類多不能悉舉則各以類書而總註其後曰已上某事如已上文給之類或註于本目之下曰某事附如鐵券附之類其類註有不盡者依諸司職掌例各註于本條之下

一事類綱目一依諸司職掌其後所增益職掌所未載者則增立之隨事比類各附于本條之次如改調之類

一凡纂輯諸書各以書名冠于本文之上采輯各衙門造報文冊及雜考故實則總名之曰事例而以年月先後次第書之或歳久卷籍不存不能詳考者則止書年號如洪武初之類又不能詳則止書曰初曰後洪武初草創未定及吳元年以前者則總書曰國初其無所考見者不敢臆說寧闕而不備

一事例出朝廷所降則書曰詔曰勑臣下所奏則書曰奏准曰議准曰奏定曰議定或總書曰令或有增革減

罷者則直書之若常行而無所考據者則指事分款以
凡字别之其事繫於年或年繫於事者則連書之繁瑣
不能悉載者則略之
一本朝設官大抵用周制雖文武並置而政事皆歸文
職故諸司職掌所載衙門惟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
理寺及五軍都督府斷事官其文武官制則分見于吏
兵二部今會典義當從備故文武衙門各有職掌者逐
另開具文職如宗人府之類武職如五軍都督府之類敘其建置沿革及所掌

職事而事必歸之六部

一衙門官職品級有定于諸司職掌之後者今仍書職掌舊文而各註其下曰後改為某衙門（如太常司後改太常寺之類）某官（如儀禮司正後改為鴻臚寺卿之類）其另開衙門則直書後所定名而註其下曰舊為某衙門（如鴻臚寺舊為儀禮司之類）官職有增添改革者皆備見品級資格並存其舊而增書後所定于本品之下（如都給事中增于正七品之類）

一六部分職而體統本同故於吏部總書建置沿革各

衙門有沿革同者則書曰諸衙門悉同其各部諸司建置同者止書于吏部文選司之下更不複出

一五軍都督府及六科體統皆同而分掌有異故於中府吏科總書建置沿革其職掌之異者分書于各府各科之下同者則總書于後

一官制衙門諸司職掌所載具有次第今另開衙門以此為準惟詹事府職掌未載後因左右春坊司經局無所統屬而設故增于三品之列而以坊局系之儀禮司

已改鴻臚寺陞四品衙門添設官屬故於禮部存其舊而另開于四品之列上林苑監職掌亦未載今增于五品之列

一諸司職掌所開衙門皆今之南京後兩京並置以北京為政令所出故事例悉載於是而南京衙門各開于後其見行事例有不同者則别書之

一衙門官職各有統屬者皆互也如都司衛所互見兵部五府之類其文移有互相管攝者各分書其帶管衙門如戸部十三司帶管衙門

之類

後又更易不同者各列于後如見令帶管衙門之類

一各衙門事有相關者皆互見惟舉其重者詳書其餘則略不必互見者止書曰見某衙門如致仕條下事例見考功司之類其目同而事異者則各書之如戶部兵部皆有賞賜之類

一事有各司掌行與舊不同者今仍據諸司職掌書而註曰今歸某司如文選司吏條下舊隸本司掌行今歸驗封司之類於本司則增立條目而註曰今歸本司如驗封司吏條下舊隸文選司掌行今歸本司之類

一戶口賦税等項數目則例諸司職掌所載後有增減

不同者各書于原數之後

一儀注依諸司職掌例各具于本事之下惟先定者備書間有損益止書所損益者于後如朝賀條下洪武三年奏吏之類其同少而異多者别書之

一郊社等項圖式諸司職掌所載者存其舊有未備者則補之如在京大祀殿之類若冠服花樣等項散見于律例榜冊者皆具列以示一代之制如文武品官冠服之類

一在外衙門布政使司及府州縣列于戶部圖志條下

按察司統于都察院故列于本院刷卷條下寺監及倉場驛遞巡檢河泊等衙門名目各以類附例其名目皆同者不復備列

一土官衙門屬吏部者列於府州縣之次屬兵部者列于衛所之次

一誥勅誥旨等文不能悉載止書其事惟制詞冠詞致詞樂章等項常行而舊所未載者依諸司職掌例書之

一凡各衙門職掌事重及新增者於綱目之下略叙大

意以見始末

一會典文字主於行事務從質實凡有司行移字樣悉因其舊其籍冊紀述曽經潤飾者亦用本色字樣易之以便遵行

闕里誌凡例 附

一宣聖遺像世傳不同今取諸書所載行教小影凭几乘輅及司冠像冠于卷首而府縣山川林廟諸圖附焉

一宣聖著述在六經言行在論語天下後世所共誦法

不煩表見其族系生卒履歴雜見傳記諸書者多牽合附會莫可據信惟司馬遷史記世家獨爲近古今謹據其説續以十三代襃成君霸而下以至於今世爵世職之次第而世表姓譜諸篇則以總其綱於前云

一祖庭廣記所載誕生瑞應固不敢盡信然皆出家傳世傳已久亦不敢盡削其尤誕者則附註其下

一林墓廟宇自漢以來代有增飾其地里歳月制度沿革皆備書而啓聖尼山諸林廟及襲封宅第學校户役

附焉

一聖門弟子自顔魯而下固傳道通藝之士若後世從祀自孟子而下或遞相授受或代有發揮亦皆羽翼六經有功於聖門者取史記弟子列傳并歴代襃贈并附于後而顔孟二氏獨詳焉

一尊崇典禮若謚號章服祀典歌章歴代興行有增有缺至我國朝始極完備稽其詳悉而以給田免役科貢之典附之

一歷代之君義同師表多有誥語祭賛等文而御製碑文則惟我朝列聖始有之謹考次世年備録于卷事關顔孟諸賢者皆附之而孔氏累世爵職封贈諸文又附之

一歷代賢臣名士造謁林廟碑記祭告題詠之作皆所以表尊崇識修建紀遊歷有慕於聖道各以類分而繁瑣者不能盡録

一歷代修廟襲爵奏疏表章皆事實所在存者録之而

虛其左方以俟諸無窮焉

一歷代爵職及宗人之賢見于歷代史傳者不待錄其有墓誌碑銘等文皆出名筆亦孔氏世家遺澤故并錄之

一孔氏舊多譜乘今止存祖庭廣記謹掇其大者并按孔氏實錄孔子編年素王紀事孔庭纂要等書采輯附類以成此書而其繁者不盡錄

一元朝母后公主間有遣祭致獻於禮不合碑碣雖存

並不録

一舊誌事有瑣細文有煩擬不係聖門輕重者悉從删去

懐麓堂集卷六十九